

年童的我

27

15

我 的 童 年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

執筆者

魯迅 夏丏尊 胡愈之 謝冰瑩 沈從文 茅聖陶 張天益 劉薰宇 徐懋庸 胡仲持

茅盾 胡適 丁玲 尤墨君 又新 章乃器 巴金 錢君匋 金仲華 繆天瑞

韓沫若 穆木天 趙景深 陳衡哲 黃廬隱 豐子愷 曹聚仁 陳子展 柳 晨 袁牧之

簡明出版社刊行

關於作家的童年

「別人懷寶劍，我有筆如刀。」

我們國家的近代史上，遭受外侮內患，將近一個世紀，所以社會與政治促成了無可避免的變與革。從戊戌政變，到辛亥革命，這是政治上的變動，五四的文化運動是推翻數千年遺毒的封建勢力，雖然不曾見到顯著的效果，這是因為社會基礎的生產事業沒有較大改革的緣故。

歷史的進展，在形式上不能急見其効。實際上它在飛躍的發展中。民國紀元，至今三十四年，這三十四年間的文化發展，有着相當的成績，尤其是八年通程的抗戰文化，更顯得光芒畢露。

文化運動，是由文化人創造出來的，這里就搜集了從五四時代初出茅廬的文化人，由他們自己寫的童年生活，作為未來青年的一種啓示。

這里所搜集的文化人共有三十位，除了魯迅先生於抗戰之前作古，穆木天先生據傳於抗戰中身亡，其餘都在抗戰的陣營中，活躍而艱苦的奮鬥着。

他們是救國圖存的文化鬥士，對於國家，發揮了無上的供獻；對於國際，盡了溝通文化的任務；對於青年，他們是啓導指示後學者的牧師。

現在抗戰勝利了，他們也成功了，不，他們對抗戰勝利，不過告一段落而已，現在正是新任務的開始。因為現在有許多文化人，他們很熱烈的討論着民主政治怎樣的建立起來。

這本冊子所搜的文化人，只有三十位，我們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，不過在一本集子中很不容易見到篇篇是本心流露的自傳，而且又是樸素的文藝作品。我們出版這本集子，對於現代青年，是尋覓努力之路的奠基石，決不是一本等閒的書籍可比。

——編者。

一九四五·一〇·

目次

魯迅：瑣記……………	一
茅盾：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後……………	九
郭沫若：我的小學與中學……………	一六
夏丏尊：中學校時代……………	二四
胡適：在上海……………	三二
穆木天：學校生活斷片……………	四四
胡愈之：在紹興中學堂……………	五五
丁玲：中學時代……………	六二
趙景深：南開中學的一年……………	六九
謝冰瑩：大學生活的一斷片……………	七二
尤墨君：珍奇的雜憶及其他……………	七七
陳衡哲：我幼時求學的經過……………	八五
沈從文：預備兵的技術班……………	九七
文新：我的學生時代……………	一〇二

黃應隱：中學時代的回憶·····	一〇六
葉聖陶：過去隨談·····	一一三
章乃器：我的研究動機和研究經歷·····	一二一
豐子愷：我的苦學經驗·····	一三五
張大翼：學習的學習·····	一四九
巴 金：小小的經驗·····	一六九
曹聚仁：我的讀書經驗·····	一七八
劉薰宇：我對於算學的趣味·····	一八三
錢君匋：記少年的藝術生活·····	一九二
陳子展：我的讀書經驗·····	二〇〇
徐懋庸：一個「知識界的乞丐」的自白·····	二〇七
金仲華：我曾經想做一個體育家·····	二一三
柳 湜：談我的讀書興趣的 <u>演變</u> ·····	二一九
胡仲持：記者生涯·····	二二九
繆天瑞：幼年時代的音樂生活·····	二三八
袁牧之：興趣志願生活·····	二四八

瑣記

魯迅

衍太太現在是早經做了祖母，也許竟做了曾祖母了；那時却還年青，只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三四歲。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，對別家的孩子却好的，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，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，因此我們就最願意在她家裏或她家的四近玩。

舉一個例說罷，冬天，水缸裏結了薄冰的時候，我們大清早起一看見，便喫冰。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，大聲說道：『莫喫呀，要肚子疼的呢！』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，跑出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，並且有大半天不准玩。我們推論禍首，認定是沈四太太，於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稱了，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，叫作『肚子疼』。

衍太太決不如此。假如她看見我們喫冰，一定和藹地笑着說：『好，再喫一塊。我記着，看誰喫的多。』

但我對於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。一回是很早的時候了，我還很小，偶然走進她家去，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書。我走近去，她便將書塞在我的眼前道：『你看，你知道這是什麼？』我看那書上畫着房屋，有兩個人光着身子彷彿在打架，但又不很像。正遲疑間，他們便大笑起來了。這

使我很不高興，似乎受了一個極大的侮辱，不到那裏去大約有十多天。一回是我已經十多歲了，和幾個孩子比賽打旋子，看誰旋得多。她就從旁計着數，說道：『好，八十二個了！再旋一個，八十三，好，八十四……』但正在旋着的阿祥，忽然跌倒了，阿祥的嬌母也恰恰走進來。她便接着說道：『你看，不是跌了麼？不聽我的話。我叫你不要旋，不要旋……』』

雖然如此，孩子們總還喜歡到她那裏去。假如頭上碰得腫了一大塊的時候，去尋母親去罷，好的是罵一通，再給擦一點藥，壞的是沒有藥擦，還添幾個栗鑿和一通罵。衍太太卻決不埋怨，立刻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，搽在瘀痕上，說這不但止痛，將來還沒有癰痕。

父親故去之後，我也還常到她家裏去，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，卻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閒天。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，看的和喫的，只是沒有錢。有一天談到這裏，她便說道：『母親的錢，你拿來用，就是了，還不就是你的麼？』我說母親沒有錢，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；我說沒有首飾，她卻道：『也許你沒有留心。到大廚的抽屜裏，角角落落去尋去，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……』』

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，便又不到她那裏去了，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，細細地尋一尋。大約此後不到一月，就聽到一種流言，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，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。流言的來源，我是明白的，倘是現在，只要有地方發表，我總要罵出流言

家的狐狸尾巴來，但那時太年青，一遇流言，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，怕遇見人們的眼睛，怕受到母親的愛撫。

好。那麼，走罷！

但是，那裏去呢？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，如此而已，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。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，去尋爲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，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。那時爲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，叫作中西學堂，漢文之外，又教些洋文和算學。然而已經成爲衆矢之的了；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，還集了四書的句子，做一篇八股來嘲誚牠，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，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。我只記得那『起講』的開頭是——

『徐子以告夷子曰：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今也不然：鵠舌之音，聞其聲，皆雅言也……』

以後可忘卻了，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。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，卻也不滿足，因爲那裏面只教漢文、算學、英文和法文。功課較爲別致的，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，然而學費貴。

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，自然只好往南京去。第一個進去的學校，目下不知道稱爲什麼了，光復以後，似乎有一時稱爲雷電學堂，很像封神榜上『太極陣』、『混元陣』一類的名目。

總之，一進儀鳳門，便可以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，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：『It is a cat』『Is it a rat?』一整天是讀漢文：『君子曰，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，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』一整天是做漢文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論，題考叔論，雲從龍風從虎，論，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。

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，臥室裏是一桌一櫈一牀，牀板只有兩塊。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，二桌二櫈或三櫈一牀，牀板多至三塊。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，氣昂昂地走着，決非只有一本『潑賴媽』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，便是空着手，也一定將肘彎撐開，像一隻螃蟹，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。這一種螃蟹式的名公巨卿，現在都闕別得很久了，前四五年，竟在教育部的破腳躺椅上，發見了這姿勢，然而這位老爺卻並非雷電學堂出身的，可見螃蟹態度，在中國也頗普遍。

可愛的是桅杆，但並非如『東隣』的『支那通』所說，因為牠『挺然翹然』，又是什麼的象徵。乃是因為牠高，烏鴉喜鵲，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櫈上。人如果爬到頂，便可以近看獅子山，遠眺莫愁湖，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，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。而且不危險，下面張着網，即使跌下來，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，況且自從張網以後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。

原先還有一個池，給學生學游泳的，這裏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。當我進去時，早填平了，不但填平，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。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，爐口上橫寫着四個大字道：『敬惜字紙。』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，難討替代，總在左近徘徊，雖然已有『伏魔大帝關聖帝君』鎮壓着。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，所以每年七月十五，總請一羣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飯口，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，捏訣念咒：『迴資囉，普彌耶，吽，吽，吽，吽，吽，吽！』

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，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，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。所以當這些時，我每每想，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。

總覺得不大合適，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。現在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，『烏煙瘴氣』，庶幾乎其可也。只得走開。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，『正人君子』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聘書，或者是發『名士』脾氣，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。不過那時還不打緊，學生所得的津貼，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，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。于是毫無問題，去考礦務學堂去了，也許是礦路學堂，已經有些記不真，文憑又不在手頭，更無從查考。試驗並不難錄取的。

這回不是 It is a cat 而是 Der Mann Die Weib Kas Dind。漢文仍舊是『類考』

叔可謂純孝也已矣，但外加小學集註。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是先前沒有做過的。

此外還有所謂格致、地學、金石學……都非常新鮮。但是還得聲明：後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，並非講輿地和鐘鼎碑版的。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卻有些麻煩，平行綫尤其討厭。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，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，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。有一次是華盛頓論，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：『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？……』

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，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，白紙石印的一厚本，價五百文正。翻開一看，是寫得很好的字，開首便道：

『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，在英倫之南，背山而面野，檻外潛境，歷歷如在機下。乃懸想二千年前，當羅馬大將世撒未到時，此間有何景物？計惟有天造草昧……』

哦，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，而且想得那麼新鮮？一口氣讀下去，『物競』『天擇』也出來了，蘇格拉第、柏拉圖也出來了，斯多噶也出來了。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，時務報不待言，還有譯學彙編，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，就藍得很可愛。

『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，拿這篇文章去看去，抄下來去看去。』一位本家的長輩嚴肅地對我說，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。接來看時，『臣許應騷跪奏……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，總之是參康有爲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。

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『不對』，一有閒空，就照例地喫倖餅花生米、辣椒、看天演論。

但我們也曾經過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。那是第二年，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。這也無怪，這學堂的設立，原是因爲兩江總督（大約是劉坤一罷）聽得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，所以開手的。待到開學時，煤礦那面卻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，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。理由是一、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；二、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。於是不到一年，就連煤在那裏也不甚了然起來，終於是所得的煤，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，就是抽了水掘煤，掘出煤來抽水，結一筆出入兩清的賬。既然開礦無利，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，但是不知怎的，卻又並不裁撤，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，情形實在頗淒涼，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，礦洞裏積水卻有半尺深，上面也點滴而下，幾個礦工便在這裏鬼一般工作着。

畢業，自然大家都盼望的，但一到畢業，卻又有些爽然若失。爬了幾丈桅，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；聽了幾年講，下了幾回礦洞，就能掘出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來麼？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，沒有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。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，結果還是一

無所能，學問是『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』了。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：到外國去。

留學的事，官僚也許可了，派定五名到日本去。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，不去了，只騰了四個。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，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？有一個前輩同學在，比我們早一年畢業，曾經游歷過日本，應該知道些情形。跑去請教之後，他鄭重地說：

『日本的錢是萬不能的，要多帶些中國錢。我看紙票也不好，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。』

四個人都說遵命。別人不知其詳，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，還帶了十雙中國襪——白襪。

後來呢？後來，要穿制服和皮鞋，中國襪完全無用。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，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。

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

茅盾

時常這麼想如果我現在又是個中學生，夠多麼快活！我時常希望在夢中我居然又是中學生；我居然又可以整天跑，嚷，打架，到晚上睡在硬板鋪上絲毫不感困難地便打起鼾來；居然又可以熬整夜預備大考，把大捆的講義都強記着，然後又在考試過後忘記得精光；居然又可以坐在天橋上和同學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野心，幼稚地然而亦誠地月旦人物。呵！熱烈的愉快的中學生時代！前程遠大的中學生時代！在那時，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，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學生，我敢說！

然而我始終未嘗在夢中再為中學生，甚至中學時的同學也不會夢見半個。不過是十多年呢，然而抵得過一百年的滄桑多變的這十多年，已經去的遠遠，已經不能再到夢中來使我暢笑，使我痛哭，使我自負到一定要吞下整個世界！

是的，吞下整個世界！是中學生，一定得有這個氣魄：有一個挨得起餓，受得起凍，經得起跌打的身體，有一個不怕風吹，不會失眠，不知道什麼叫做暈眩的腦袋，還有，二三十年大好的光陰，原封不動地疊在他前面，他自己將來的一切，社會將來的一切，人類將來的一切，都操在他

手裏，都等待他去努力創造，他怎麼可以自己菲薄！

遇到了年青的朋友時，我總喜歡聽他們談他們的中學生生活。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鬥爭生活的緊張和快活，我常常爲之神往；再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青年的苦悶，我又常常爲之舉箸而惆悵。不錯，現代的青年，尤其是前程遠大的寶貝的中學生，都不免有些苦悶，都曾經有過一度的苦悶；始終不感得此苦悶者，若非「超人」便是渾渾噩噩的傻瓜。超人非此世所有，因而只有好中學生纔會有苦悶，有一時的苦悶罷？這是我們當此受難時代所不得不經過的「洗禮」呀！時代的特徵就是每一個有造化的青年必得經過一度苦悶。應該歡迎這苦悶，然後再戰勝這苦悶，十分元氣地要吞下全世界似的向前向前，幹着幹着，創造你自己將來的一切，社會將來的一切，和人類將來的一切罷！

鬥爭的生活使你幹練，苦悶的煎熬使你醇化；這是時代要造成青年爲能擔負歷史使命的兩件法寶。

在我的中學生時代，卻沒有福氣來身受這兩件法寶的薰陶。相差不過十多年呀，然而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，只把人煅成了恂恂小丈夫的氣度。在我的中學生時代，沒有發生過一件事，使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受着興奮和震盪。也許就是爲此，我始終不再夢見我的中學生時代了。

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，平凡的；沒有現在的那許多問題要求我們用腦力思考，也沒有現在的那許多鬥爭來磨練我們的機智胆略。學校生活的最大的浪花是把年青的美貌的一年級同學稱爲 Face，而爭着和他做朋友，爭着調七言的歪詩來讀頌他，或是嘲笑那些角逐中的對方。我經歷過三個中學校，浙西三府的三個中學校，我的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也就在這樣灰色的空氣中滑了過去。如果一定要找出這三個中學校曾經給與我些什麼，現在心痛地回想起來，是這些個：書不讀秦漢以下，駢文是文章之正宗；詩要學建安七子；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；舉止要風流瀟灑；氣度要清華疏曠……當時固然沒有現在那些新雜誌新書報，即使也有一二種那時所謂新的，我們也視爲俗物，說牠文章不通，字非古義。在大考時一夜的「抱佛腳」中，我們知道了歐洲有那些國，那些戰爭，和中國有那些條約，有所謂法國大革命，拿破崙，普法戰爭，日俄戰爭，然而我們照例是過了大考就丟在腦後去了。世間有所謂社會科學，我們不知道，且也不願意去知道。是在這樣的畸形閉塞的空氣中，我度過了我的中學生生活，這結果使我現在只能坐在這裏寫文章，過所謂「文士生涯」。

那時我們亦無所謂「苦悶」。苦悶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爲這是思想展開到某種程度的徵象。因爲通過了這一時期的苦悶，他的思想就會得確定。他將無往而不勇敢，而不愉快。我們的中學時代卻只有渾噩，至多不過時發牢騷，一種學來的牢騷；太息於前輩風流不可再見，叔季